

# 特殊的童年伙伴

●司伟宽

前段出差，偶到书店，无意间又看到了许多新翻印的旧版小人书，四大名著、童话故事、神话传说、革命故事等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我禁不住停下了脚步，拿起一本又一本，哪一本都不舍得放下，都想再翻一翻。那一个个熟悉的故事和画面，好像又突然把我拉回了天真烂漫的童年时光，思绪也随之穿越时空，一下子飞回了那遥远的中原农村老家。

小人书是我小时候的最爱，也是我童年时期唯一的课外读物，更是我特殊的童年伙伴，它在我的记忆中是精彩而深刻的。那时农村家里穷，老辈上也没什么读书人，上学除了课本就是课本。应该说，我爱上小人书是受二哥的影响，记得我第一次从二哥手中看到小人书时，就立刻被他深深地吸引了，也因此激发了我对小人书的浓厚兴趣，我渴望从中了解另一个世界。当时，我和二哥都在村子里的小学读书。村西边桥头的代销店里有卖小人书，每天上学、放学都要从那里经过，每次经过都免不了要在那里看会儿小人书。但老板只让翻翻，看时间长了就会不乐意，有时觉得不过瘾了，就寻思着要买。

父亲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我家里开着诊所。由于父亲营业放钱的抽屉是不锁的，于是，我和

二哥就偷偷打起了主意，隔三岔五地从抽屉里拿上一两毛钱去买小人书看。那时候一本小人书才一毛多钱，厚一点的也就两毛多。后来，我们偷钱的事被父亲发现了，原因是二哥有一次拿得太多了。那天中午放学后，父亲把二哥狠狠地揍了一顿，我虽然侥幸逃脱，但看着二哥痛哭流涕的样子，也是吓得腿直打哆嗦，冒了一身冷汗。父亲对我们约法三章：喜欢小人书可以给我们钱买，但就是不能偷钱。

事后想想这顿打也算挨得值，因为从这以后，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地买小人书了。除了父亲平时给我们的钱外，我们还把春节时挣的压岁钱大部分都用在了买小人书上。每年的正月初四，我们都要去张得街二舅家走亲戚，张得街是乡政府所在地，又大又热闹。每次去串门，乡新华书店都是我和二哥的必去之地，那里有很多村子里买不到的小人书。精心挑上几本，我们在下午回家的路上，就迫不及待地边走边看，本来四五里地的路程，往往天黑才能走到家。

家住郑州的表姐看我们喜欢小人书，每次来也都会特意带上几本。几年下来，我和二哥的小人书竟积攒到了上百本。我们找来一个小木箱，把小人书统一编上号一本一本整齐地码在

里面，并且还加上了一把小锁，钥匙由我和二哥两个人保管，谁要想看，必须得经过我们允许才行。另外，如果班里其他同学有我没看过的小人书了，我就用我手里他没看过的小人书和他换着看，并且规定时限，限期归还。就因为这个，我在学校也平添了不少人缘，我手里的小人书像磁铁一样深深吸引着小伙伴们，使他们都愿意围着我打转。

村里逢七有会，一个月三次，十里八乡的人都来买卖东西，不大的街上人山人海，摩肩接踵。我和二哥还从中发现了一个利用小人书的生财之道。每次有会，我们就把小人书搬到会上，整齐地摆在一块塑料布上，看一本收五分钱。每每看者络绎不绝，一个会下来，挣的钱又能买上几本新的小人书了。

当然，小人书最吸引人的地方还是它精彩的故事情节。每当得到一本新的小人书，我哪怕不吃饭不睡觉也得把它一口气看完。我的那一百多本小人书，大部分都看过好几遍，有的还能背下来给大家当故事讲。从小学到高中，我的作文屡屡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宣读。现在回想起来，我所了解和掌握的许多童话故事、英雄人物、历史典故等等，以及我健康向上的

人生观价值观，对文学持久不衰的浓厚兴趣，无不得益于小人书的启蒙和滋养。它就像一位无声的老师，为年幼的我悄悄打开了一扇感知外部精彩世界的窗口，使我从中看到了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后来，我到离家十几里地的中学去念书，小人书渐渐远了。再后来，我的小人书大部分都被父亲送人了。每每想起这件事，我还有点后悔，怪自己当初没有妥善保管好那些小人书，丢了真的太可惜了。要是能完整地留到现在，该是多么了不起的一笔“财富”，岂不是我津津乐道的一个资本！

有时候，我还经常给女儿讲起我小时候痴迷小人书的故事，她虽然对这个有点陌生，但也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毕竟时代不同了，再看她现在的学习生活可真是丰富多彩极了，什么动画片、上网、漫画书、手机等等，简直有点眼花缭乱。但生活条件好了，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了，又有几个孩子乐于当书虫呢？

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印记。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忘记小人书——这个特殊的童年伙伴，它给我的童年生活留下了太多难忘的记忆。

今天是第十九个记者节，祝做记者的夫人和曾经也是记者的儿子节日快乐，祝我所有的记者朋友节日快乐，万事如意！

## 为记者节题

●兰炳银

用手当匕首投枪  
用心去讴歌善良  
用正义鞭打丑恶  
用真实记录辉煌  
用铁肩担当道义  
用妙手著作文章

你们夜以继日  
你们饱经风霜  
在求索中执着前行  
在揭露中暗箭中伤  
在赞美中低调飘过  
在善良中从不张扬

每一篇赞美的传递  
都是呕心沥血的歌唱  
每一篇针砭时弊的檄文  
都是对肮脏丑恶的曝光  
面对威胁和利诱  
大义凛然把头高昂  
面对真诚善良和美丽  
笔舞银蛇文采飞扬

……  
正是因为无冕之王  
邪恶才不敢耀冕堂皇  
正是因为不屈不挠  
正义才充满力量  
正是因为温暖爱心  
社会才充满善良  
正是因为坚持操守  
记者才璀璨光芒

祝福你们  
你们和啄木鸟一样  
大树才会参天茁壮  
歌颂你们  
你们像路灯一样  
道路才会充满光亮

有记者同行  
人生辉煌发光  
有记者为伍  
前路才不会迷茫

## “粮心”无价

●孙利芳

周末，收拾书柜，突然发现一张发黄的粮票，藏在心底里的记忆一下子萦绕脑海。

30年前，我收到省城一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父母又喜又忧，喜的是他们亲爱的女儿成为村上第一位考上大学的女孩子，忧的是学费和粮票还没有着落。

再过几天就要开学了，学费还没凑齐。那天晚上，父母屋里的灯一夜没关。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父亲从粮囤里把全家的口粮灌进口袋，装上架子车往镇上拉。我拦住父亲：“爸，卖了口粮，咱们吃什么呀？”父亲说：“你只要好好读书，这些你别操心。”我只好默默跟在父亲身后。等公社的工作人员验收称完，父亲边擦汗边数着钱和粮票，嘴里喃喃着：“这下好了！”

就在我们转身要离开时，我看见路边躺着一卷花花绿绿的粮票，心里一阵狂喜，忙捡起来给了父亲：“爸，粮票，足足有一百斤。这下，可救了咱家的急了！”父亲接过粮票说：“丢的人可要急死了，咱们在这等等，看有没有人回来找。”

炎炎烈日下，父亲一直蹲在公社门口等。直到天黑，也没有等到失主。第二天，父亲说：“粮票丢在公社门口，肯定是来卖粮食的人丢的，我得去公社问问。”父亲又去了公社，让公社的人帮忙查看了那几天来卖粮的所有记录。父亲筛选了和捡到粮票数量相似的十几户人家，记下他们的地址，冒着酷暑走街串户一一上门询问。

问了一整天也没有找到失主。乡亲们劝父亲说：“为了闺女上学，你把家里口粮都卖了，你们

家今后吃啥？这些粮票是老天爷赏赐的，又不是偷的抢的，怕啥？”父亲笑笑没有说话，把粮票锁进抽屉里，对我们说：“你们谁也不许动这些粮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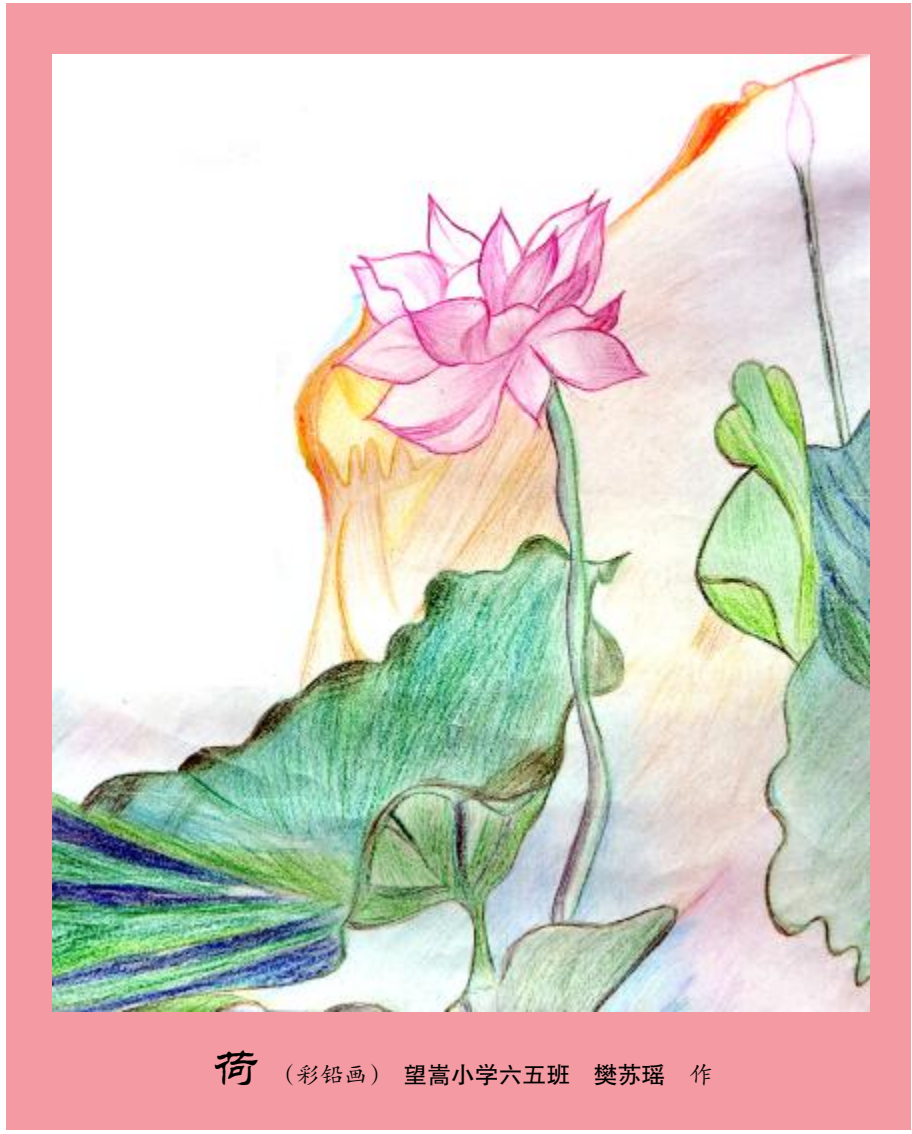
第三天，父亲又接着到十几里外的陶村询问。有一户人家听了父亲的询问后，说：“我们倒是听说村里陶叔家丢了粮票。但是他父亲去郑州住院了，不知道是不是他家丢的。”父亲赶紧详细询问了他们郑州住院的医院名字和地址。

转眼，我该到学校报到了，从未出过远门的父亲执意要送我。等办完入学手续，父亲向老师打听那所医院的地址，我知道父亲还惦记着粮票的事，怕父亲走丢，就跟老师请了假陪父亲一起去。

我们边走边问，转了三趟公交车才找到那家医院。当听说我们是专程找丢粮票的失主时，病房里那位伯伯拉着父亲的手哭了：“老弟啊，你真是我们的救星啊！”他边哭边说：“那天，老父亲突然犯病，我着急慌忙去公社换了粮食换了粮票，谁知道，急中出错，到家才发现刚换的粮票丢了。父亲病情紧急，只好先来医院。到了省城，才发现没有粮票连饭都买不来。这几天都是病房的室友们接济着我们。”

父亲把粮票交到伯伯手中，如释重负地笑了，搓着手说：“这下可好了！”

后来，那位伯伯专程到我家感谢，我们两家也因此成了朋友。再后来，粮票退出了历史舞台，但陶伯伯每每提起这件事都感激不尽，说父亲不远百里送还的粮票救了他们的命，这份“粮心”是无价之宝呢。父亲的拾金不昧也影响着我的一生。



荷（彩铅画）望嵩小学六五班 樊苏瑶 作

## 征稿启事

《今日汝州》副刊2018年优稿优酬，现面向社会征集优秀文学作品，要求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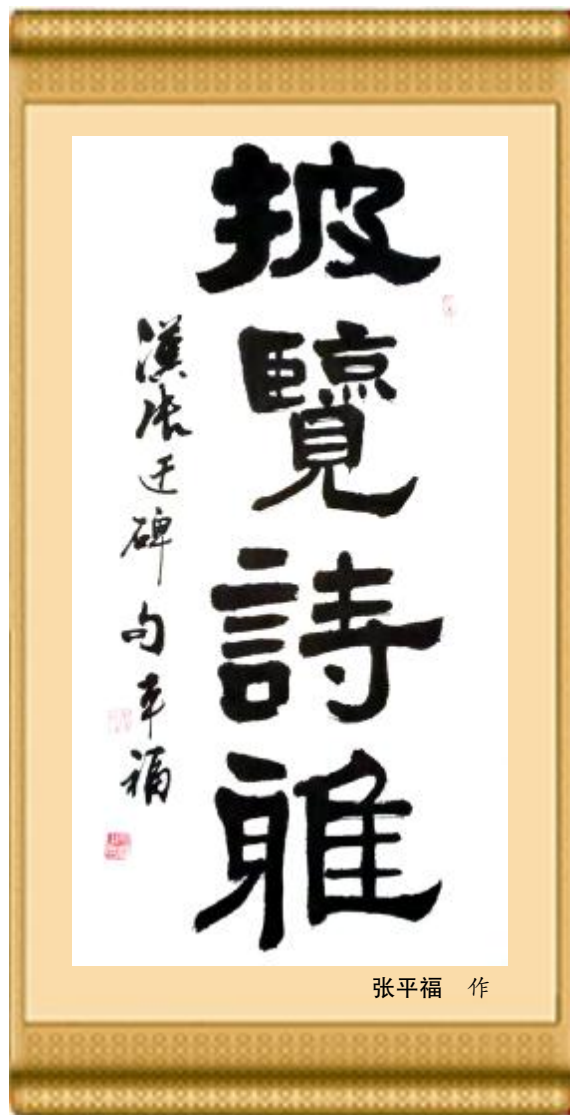
1.文字稿件题材不限，散文、诗歌、随笔、杂文均可，稿件字数不超过1500字，诗歌原则上不超过30行。

2.“萌芽”专栏征集优秀中小學生作文。小学生作文不超过500字，初中生作文不超过1000字。

3.另征集各类书法、绘画、摄影作品。来稿请以JPEG图片格式发送至电子邮箱。

稿件内容要求积极向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展现我市厚重的人文风情、民俗文化为主，描写我市广大群众生产、生活现状，再现良好的精神文化风貌。

邮箱：jinrizhou@126.com  
rhzs2008@163.com



张平福 作

·连载·

## 毛泽东离京 巡视纪实

4月28、2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毛泽东又讲了两次话，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批评。

毛泽东说，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照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情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条件。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

这样彭真被打倒已成定局。原来周恩来主管党的日常工作，彭真管党，罗瑞卿管军队，周恩来管政府。彭真、罗瑞卿一倒，主持工作的就只剩下周恩来了。这次会议为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准备。

5月3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到了上海。

4日至26日，根据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部署和毛泽东在会前的安排，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外地没有参加。会议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约80人。全是在北京工作的和临时抽调在北京工作的。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都没有参加。

16日上午，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18日上午，林彪在大会上讲话。

这次会议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但会议的开会是由他会前安排的，会中又有康生的请示汇报，获取指示。所以这次会议虽然是由刘少奇主持，但真正的主持者是在外地的毛泽东。

5日，周恩来陪由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到上海，毛泽东接见了代表团，向他们介绍了中共党内斗争的情况。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伍修权在座。

毛泽东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斯大林完全没有料到他一死就大反斯大林。

毛泽东说：“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毛泽东谈了从陈独秀到高岗、饶漱石这种“部分分化”现象。毛泽东说：“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还有黑暗的一面。”

毛泽东说，第二种可能就是“剥笋”政策，（把坏的）一层一层地剥掉。45年来，前后一共“剥掉”了几十个中央委员，但现在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毛泽东说：“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毛泽东说：“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

在这期间，毛泽东于5月5日下午和5月7日下午同周恩来等人谈话。

5月7日，毛泽东看到军委总后勤部5月2日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即兴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人们后来称它为“五·七”指示。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这样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未完待续）